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SARTRE
萨特

[美]理查德·坎伯 著
RICHARD KAMBER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Sartre

萨 特

[美] 理查德·坎伯 著

李智 译

中 华 书 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Sartre, ISBN 981 - 240 - 768 - 3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美)坎伯著;李智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重印
(世界思想家译丛/张世英,赵敦华主编)

ISBN 7 - 101 - 03254 - 0

I. 萨… II. ①坎…②李… III. 萨特, J.P.
(1905—1980)—哲学思想 IV. B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727 号

书 名 萨特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理查德·坎伯

译 者 李智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⁵/₈ 字数 91 千字

印 数 6001 - 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3254 - 0/B · 339

定 价 8.00 元

序

我想借《萨特》一书来介绍作为一位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向读者提供关于他生平与著述的一种清晰、准确而又不失趣味的描摹。虽然该书也可能引起某些专家的兴趣,但它本意在于为那些想要理解萨特哲学的要旨,而又对哲学本身缺乏基本背景知识的读者引路。因此,我在构思时,从读者的角度考虑,一切以能否引起读者阅读、思考和研究萨特的欲望为转移。既然《萨特》是一本小册子,我所重点勾勒的就只能是萨特哲学中那些我相信是最原本、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要点。比方说,我展现作为存在主义者和现象学家的萨特的描述,比起介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的描述来,所花的工夫要多得多。

本书第一章所处理的是几个最基础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为深入萨特的生平和著述作铺垫;第二章是一部高度浓缩而又不失全面的传记,特别关注萨特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失为介绍萨特其人、其事、其作品等方面的导言;余下的章节考察和评论了萨特一些有代表性的哲学观点和论证,其

中贯穿着我的主旨：把哲学家萨特的著述中那些最值得回味的部分，同西方哲学中那些最经久不衰的主题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些章节中，我既对主题问题做了简要的解说，也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以此构成了萨特的观点及其论证的哲学背景。我的目的在于：不仅帮助读者理清楚萨特之所思所想，也要让他们明白其所思的原因，以及在什么范围内他的思想在哲学上是成功的。

目 录

序.....	1
1. 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1
2. 生平和著述.....	9
3. 感知与实在	56
4. 本体论	77
5. 自由意志、心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96
6. 伦理学.....	116
参考书目.....	131

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A. 作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

尽管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许多生平事迹和大量著述就像归属于哲学领域一样,也归属于文学或政治思想领域,但我相信,“哲学家”这一称号对萨特来说,仍是极为恰当的。在步入成年以后,他尽可能在最为深入的层面上探寻世界和人生状况,进而从事哲学研究。作为一位智慧的不懈追求者,萨特并不惧怕思想变化,而是勇于不断开拓新的路子。他乐于说:“我要与自己进行思想斗争。”比起他写过的书,他总是对正在写的书更感兴趣,也总是希望他最新获取的洞见会更具真理性。

对普通公众而言,萨特仍然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虽然只有相对较少的人熟知那些构成其哲学的独特观点和论证,但相信许多人都读过他一部或多部戏剧、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或散文。一个相当有规模的群体宣称他们熟知他的名字以及他同存在主义的关系,甚至还有他同西蒙·波伏瓦的关系。而且,萨特关于自由意志、责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等方面的一些观点,已经势如破竹般渗透到大众文化圈子里了。例如,1989年由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所导演的电影《重罪与过错》(*Crimes and Misdemeanors*)就把萨特的观点神采飞扬、妙趣横生而又惟妙惟肖地演绎成一个当代谋杀故事。因而,某些从未读过他著作的人,也许会被萨特这种从其他渠道流落到他们手中的观点所影响。

然而,在专业哲学家圈子中,萨特的成功却算不上一帆风顺。尽管他一直被认可为20世纪极为独特的哲学人物之一,但直到今天,也没有某种建立在其观点之上的哲学流派或运动。当今论及萨特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历史性的或传记性的。不像过去某些哲学家,他们的观点在当代哲学仍被争论得热火朝天,萨特似乎一直被哲学史上的那些闪亮的话题所遮蔽。

我相信:出于两个突出的理由,大多数专业哲学家已经忽略了萨特的哲学成就。其一,以为他就哲学的性质、局限性或正当使用——20世纪哲学中的一极为重要的主题——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观点;其二,认为他在为处理哲学问题而采取原创性、有说服力的策略这条道路上没有什么推进。在我看来,第一个理由是成立的。同20世纪诸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年)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年)这样的哲学家相比,萨特没有对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提出任何质疑,也没有在其工作中显示出某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萨特更为关注的是自身论证的完备性,而不是方法论基础上的完备性。在建构自己的立场时,他

通常采用当时能为他的需要服务的任何可能的一种方法。然而,我认为第二个理由是不正当的。因为我确信,为解决哲学问题,尤其是为处理有关感知与实在、意识的本性、自由意志等方面的哲学问题,萨特发展了许多富于原创性、而又有说服力的策略。该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阐明这一点。

B. 西蒙·波伏瓦与存在主义

“让-保罗·萨特”这个名字同其他两个名字——“西蒙·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和“存在主义”——密切相关。在考察萨特生平和著述前,理清萨特同西蒙·波伏瓦与存在主义的独特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西蒙·波伏瓦是萨特最为亲密的朋友和知己,这种关系保持了整整 50 年。1929 年的夏天,他们在巴黎大学相遇,当时,他 23 岁,而她 21 岁。两人都在准备哲学教授资格会考(相当于博士水平)的考试。成绩公布时,在头一年写作考试不及格的萨特得了第一名,波伏瓦是第二名。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情侣,亲密了好几年,但这种关系并没能长久。持久下来的是那种相互诉说(几乎)所有事情、分享一同游玩和共同工作所带来的快乐的习惯。萨特写作速度非常快(大约一天写 20 页),通常又很潦草,他就倚赖波伏瓦校读草稿、提出修改意见。萨特往往都能采纳她的建议。如果没在一起,他们就彼此交换信件。这些信件连同波伏瓦那些优美的自传体作品提供了有关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丰富资料和信息。

到底是谁影响了谁? 尽管波伏瓦坚持认为,她不同于萨特,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有体系的哲学家,她只是追随了萨特

的哲学道路,但她的这种看法遭到了众多女权主义学者的质问。例如,凯特与爱德华·富布鲁克(Kate and Edward Fullbrook)就论证出,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的大多数观点都是从波伏瓦第一部小说《应邀而来》(*She Came to Stay*)(1943年)的早年草稿那里剽窃来的。在富布鲁克夫妇看来,这本小说“所表达出的那个哲学体系在其基本骨架上绝非不同于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里所找到的那个体系”(富布鲁克夫妇,1994年,第101页)。他们把对波伏瓦观点的这种盗用形容为“犯罪”,并且宣称萨特同波伏瓦相互勾结去掩饰这种罪行。富布鲁克夫妇的论证存在着许多错误。首先,他们似乎要么对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的哲学观点不甚了解,要么对这些观点在30年代的发展知之不多;其次,他们似乎不理解在文学作品能提示哲学观点的能力与哲理散文能解释和论证哲学观点的能力之间所存在着的那种区别。比如,他们在源自《应邀而来》一书的一句话——“我在此,我的心脏在跳动”(富布鲁克夫妇,1994年,第102页)——中竟然发现了“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立场的一种高度浓缩的修饰”;再次,他们误以为由于萨特与波伏瓦所选择的不是要把他们的私生活中的某些亲密的细节公之于众,因而他们密不透风地隐瞒了彼此在心智上的相通。

比上例更有说服力的是,玛格丽特·西蒙斯(Margaret Simons)揭发:波伏瓦在1927年,也就是说,在遇见萨特的两年所写的一篇学生日记里,对某些萨特后来必定同样会涉及的哲学话题流露出了同样的兴趣,由此,她论证了波伏瓦哲学上的原创性。西蒙斯同样指出:波伏瓦在1927年对这些话题的处理,在重大的方面同萨特后来所拓展出的处理是有差别

的(西蒙斯,1999年,第185—233页)。一旦萨特与波伏瓦开始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共事,他们各自观点上的差异就更难察觉了。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这种主题共享、而主题解决方式细微分殊的格局持续了好多年。举例说,在40年代,萨特与波伏瓦都研究“他者”(在个人自我同其他人自我之间的意识互动)的问题,但他们着重点各异。最终的结果是,波伏瓦关于由社会所建构、生成的“他者”的概念恰恰被证明为更具影响力。

尽管学者们可以就细节展开争论,但是没有理由去怀疑萨特确实从波伏瓦那里借用过观点,正如波伏瓦肯定也从萨特那里借用过观点。事实上,萨特是个高明的借用者。纵观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从借用过众多观念。在早年,他从法国理性主义者 R.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年)、德国唯心主义者 G. W. F. 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年)、现象学奠基人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年)、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等人那里借用过诸多核心的概念。后来,他还从伟大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那里借用过伦理学概念。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把自己的哲学归属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年)这位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的观念。萨特,作为一位哲学家,其原创性主要就在于对他所借用的概念重新深入解释,在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综合创造力。波伏瓦完全理解这一点,她曾说:“在我看来,哲学家就是像斯宾诺莎(Spinoza)、黑格尔或者萨特这样的人,他们都建构一个宏大的体系,而不仅仅是热爱哲学……也不仅仅是在文章里运用哲学。正是这种人真正创造了哲学。而

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西蒙斯,1999年,第11页)”

萨特与波伏瓦是怎样同存在主义相联系的呢?尽管存在主义哲学——一种集中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的哲学——最先是由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19世纪中叶所阐发出来,但直到1929年,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思想潮流和运动,存在主义的观念才首次呈现出来(海涅曼,1958年,第1—3,84—93页)。依波伏瓦的说法,法文“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e)一词是由罗马天主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杜撰出来的。而该词被人援用到她与萨特的头上时,他们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波伏瓦,1966年,第433页)。最初,他们拒绝被人标为存在主义者,但到了1945年秋季,他们却把“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拥为自己哲学的一面旗帜了(波伏瓦,1964年,第38页)。

到底什么是存在主义呢?“存在主义”一词在今天通常用为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概括了1830年以后那一大帮专注于人的生存、选择和个体责任等主题的欧洲思想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些思想家都把人类为实现自我生命中的意义而进行具体的个人奋斗作为思想的出发点。他们强调:作为人类,我们发现自己被抛在一个没法预先创造的世界里,我们的生身父母也是没法选择的,我们被驱迫着应对人类生存状态中的各种挑战,诸如选择的困惑、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等等。这些思想家都是谁呢?在此,我不妨列出存在主义的中心人物:

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年)

弗里德里希·尼采(Fr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 年)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年)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年)

西蒙·波伏瓦(1908—1986 年)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 年)

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 年)

即使脑子里装着这些人物,我们也很难对存在主义作出某种概括。事实上,之所以困难,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物在如此多的基本问题上看法不一。一些人,像克尔恺郭尔、马塞尔和雅斯贝尔斯,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其他的人,像尼采、萨特、波伏瓦与加缪就都是无神论者。一些人是政治自由主义者或左翼分子,而另一些人则是极端保守主义者,马丁·海德格尔还是纳粹党的党员。大多数人捍卫自由意志,以此作为选择与责任的基本点,但尼采却否弃了自由意志,他说,不存在自由意志或非自由意志的问题,只有强意志与弱意志的问题。而且,同存在主义相关的两个最著名的人物——海德格尔和加缪——都始终拒绝被指称为“存在主义者”。

最终的结果是,存在主义的标签仍然被坚固地贴在萨特与波伏瓦身上。1945 年,萨特宣称:存在主义所共同界定的信念是,就人而言,“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comes before essence)(萨特, *EH*, 1989 年,第 348 页)。他解释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有某种固有的特性或本质。相反,这个人通过选择和行动而造就了他或她自身的特性,因而,他或她对自己所成就的东西负完全的责任。萨特与波伏瓦把自己确认为存在主义者,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有时,萨特就采用“存在主义”这

个词作为他自己的存在主义“品牌”的标签。1963年,在20世纪存在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雅斯贝尔斯如此评说萨特:

我一直对萨特心怀敬意。他不仅仅是位思想家、一位现象的分析者。出于他那充满创意的写作,他为这种哲学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听众……可以没有存在主义者,不可以没有萨特。(苏尔,1970年,第272页)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就存在主义评说很多。其中的某些评说会是比较性的,但所有的评说都同存在主义运动中的特殊人物紧密相连。存在主义真正的旨趣和价值不在于把存在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概括,而在于它鲜活地存在于每一个思想家的生平事迹和著述立说中。

为何了解一些萨特的生平对理解他的哲学很重要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的哲学家,存在主义者倾向于研究一个个体如何生活的过程同此个体的哲学信仰之间的紧密相关性。比方说,尼采就宣称:“迄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的哲学”都是“写作者个人的内心表白和某种无意识、不自觉的传记作品”(尼采,1989年,第13页)。其他的存在主义者虽然没有像尼采走得那么远,但他们确实也把哲学家生活中的细节当作他或她观念的一个来源和一种检验,他们也像尼采一样相信:威胁哲学家的不是生活与思想之间的关联,而是没有认识到这种关联。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个人(本己)的就是哲学的。

2

生平和著述

A. 萨特的童年与教育:1905—1929 年

让-保罗·查尔斯·艾玛德·萨特(Jean - 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于1905年6月21日在巴黎出生。他的父亲,让-巴普梯斯特·萨特(Jean - Baptiste Sartre),是法国海军里的一个军官。他的母亲,安-玛丽(Anne - Marie)(母家姓为史怀哲),是阿尔萨斯(Alsace)一个家庭里最小的孩子,这个家庭在法国—普鲁士战争结束后为躲避德国的统治举家迁到了法国。玛丽的长堂兄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后来成为在非洲传教的著名传教士。在萨特15个月时,他的父亲死于从法属殖民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现属于印度)染上的肠道疾病。因此,萨特从来就不知晓他的父亲。由于缺乏供养家庭的能力,玛丽搬回娘家住。在娘家,她同儿子共住在“婴儿室”里。尽管萨特跟母亲非常亲近,但他们在史怀哲

家的关系倒很像大姐姐与小弟弟的关系。玛丽的母亲,路易丝(Louise),操持家务;父亲,查尔斯(Charles)主持整个家族。

对萨特来说,他在史怀哲家庭中度过的10年[开始在默顿(Meudon),后来在巴黎]培养出驱动他日后为之奋斗抱负。他的外祖父母都是读书人,他们的房间里摆满了书籍。查尔斯·史怀哲是位语言教师,到65岁,仍不失英武、活力,在性生活上也放荡不羁。他蓄着长长的白胡须,酷似传统的神父肖像。在同儿子们吵架后,查尔斯喜欢有个外孙在跟前,塑造他的品性。他负责萨特的教育,鼓励这孩子发展对优秀文学作品的爱好。但他却警告孩子不要成为作家——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靠的职业,而要从事教师和学者的事业。

与此同时,萨特的母亲给他买来图画书和历险故事书,好让儿子能享受童年的快乐。但正如萨特后来所强调的,孩子并不仅仅是成人影响下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者。在确立自我身份过程中,萨特时而对外祖父高品位的文学价值深表忠顺,时而又梦想成为一个践履者、一个在危难中解救少女的游侠骑士、一个与恶魔决斗的斗士,他饱受这种拉锯式的煎熬。从8岁到12岁间,萨特决定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确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作家。是命运在准允他以同文字世界不可分割的方式确证他的存在的合理性。他会成为某个英雄,但他成就英雄主义的武器只会是笔,而不会是剑(也许,有重大意义的是,萨特在日常写作中,一直是宁愿选择笔,而不是打字机)。

1917年,萨特的母亲改嫁。她新的丈夫叫约瑟夫·曼斯(Joseph Mancy),一个早年的追求者,当时是一名掌管拉罗谢尔(La Rochelle)造船场的很有前途的工程师。接下来的三年

是萨特人生中最不幸的岁月。他不喜欢呆在拉罗谢尔，憎恨他的继父。尽管曼斯对萨特宽厚仁慈，这男孩还是鄙视他的专断作风和资产阶级价值观。而且，萨特对继父教导他学科学和数学的努力也不领情。也许，最为要紧的是，萨特极不情愿同这样一个半路插入者分享他母亲的情感。在学校，他很难与人交朋友。他与同学打架，而后又用糕点(这些糕点是通过卖掉家里的书换来钱或从母亲的手袋里直接偷来钱而买到的)贿赂换来友谊。后来，他被家人逮着了，尝到了被看待为小偷的耻辱。他的外祖父要是掉了一个硬币在商场的地上，他宁愿费劲地弯腰把它拣起来，也不愿让他这个不诚实的外孙收起来。

尽管萨特一直是作为天主教徒培养的，但宗教从未以任何打动人的力量感染过他的心灵。大约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信神了。

1920年，萨特的外祖父安排他到巴黎一个叫“亨利四世”的著名的大学预科(中学)(Lycée Henri IV)上学。(在法国教育体系中，大学预科提供大学学习的准备性课程。学生通常是12岁入学，19岁毕业。)在那里，萨特浸染于一个自称为阿兰(埃米尔·奥古斯特·夏蒂埃，Emile Auguste Chartier)、有才华而不迷信偶像的哲学家的影响之下。同样在那里，他同一个叫保罗·尼赞(Paul Nizan)的学生建立起他人生中第一次亲密的友谊。尽管经常逃学，还不时造点反，萨特在校的学业还是完成得很好。

萨特最骄人的天资是他后来所称为的“金子脑袋”。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是另一码事了。如同他父亲，萨特身材矮小，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身高才5.2英尺。但不像父母任何一